**eternity/永恒(Yǒng Héng)**

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
| European Perspective | Tilo Weber | 31 Mai 2022 |

永恒，以及在哲学分析方面应对这一概念的尝试，通过反复围绕着如下的诸问题，标志着定义欧洲思想史的几种论述之交集：

时间的本质是什么？

上帝的本质是什么？

人类的本质是什么？

它们代表了在智识意义上挑战人类头脑和情感的，在一个概念上的不同视野。智识上的挑战，是试图在时间理论的背景下理解永恒性。在情感上，永恒与存在的希望和忧虑休戚相关，这些希望和忧虑似乎深植于人性，与有关生死的紧迫问题相关。

由于上述提出的问题中的前两个，将在本文的第二部分进行更广泛的讨论，以下两部分仅限于剖析和强调，而非澄清数个相关的、似乎也给今天的思想家带来了未解决之困惑的数个问题。第三个问题如此一来，将在更大程度上得到阐述。

## **1 永恒和时间的本质**

虽然有关时间本质的智识挑战是多种多样的，但当其重点放在永恒上时，并非所有的挑战都必须得到处理。然而，必须澄清的最紧迫的问题，似乎根植于柏拉图的理念论者（idealist）和亚里士多德那世俗的时间概念间的对比。第一个问题，源于永恒作为无限制的持续时间，与非时间性（atemporality）这两组概念之间的相对。这意味着，永恒是等同于时间的半永久性，即亚里士多德所认为[[1]](#footnote-2)的无尽的时间长度，还是被设想为柏拉图式的非时间性、不变的同时性[[2]](#footnote-3)（simultaneity）？如果它是时间的（暂时的），它是否一直存在，还是在某一时刻（时间上）产生，以及是如何（产生的）？

引发第二个问题的差异，是内在性和超越性之间的差异。永恒是物理世界中的一个维度，抑或是像柏拉图和奥古斯丁[[3]](#footnote-4)（LIT；见下文）所假设的那样，是理念的超验领域的栖息者？

这里并非提供答案，而是仅仅表明这些问题代表着谜题，是至今为止在某种程度上仍未解决智识挑战，并且仍在欧洲哲学、神学和宇宙学中燃起论辩。在这种观点的背景下，我们有理由转向一种话语，在这种话语中，永恒的问题是在一个不同的，即使是相关的智识背景下提出的：对去掌握神性、（基督教）上帝之本质的追寻。

## **2 永恒和上帝的本质**

公元4、5世纪的早期教会神父奥古斯丁，在他的*《忏悔录》*中对时间理论，以及对时间和永恒之间关系的阐明做出了伟大贡献。由于以后会有更多关于奥古斯丁的内容，此处只强调与本主题有关的，最为核心奥古斯丁思想：

* 奥古斯丁对时间和永恒的关注，并非是理论上的和关于这些概念*本身*的。恰恰相反，这只是他追求上帝的一个面向，他试图了解上帝的本质以及他与人类之间的关系。
* 奥古斯丁的本体论与柏拉图的本体论一样，都是二元论的。而这种本体论意义上的二元论，完全符合他对与神人之间二元论的探询。在这一观点中，永恒是神性的一个维度，时间则是永恒在人类领域的一个形象。
* 除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，奥古斯丁还引入了“内在”、“心理的”、“主观的”时间观点。[[4]](#footnote-5)因此，永恒的问题成为了与人类有关的问题。
* 最后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点：奥古斯丁的哲学探讨模式*不是*概念分析，不是冷冰冰的*无怒无好*（sine ira et studio）。他的巨著名为*《忏悔录》*。这一题目折射出了作者的个人危机，他的疑虑和对存在的担忧。

这就自此引向了对永恒反思的第三个视野。

## **3 永恒与人类的本质**

上述的智识僵局，可能是促使来自不同诸背景的男女，寻求其它方法来着手应对永恒的因素之一。另一个原因可能在于人类的本质。永恒的观念，不可避免地以深刻的存在方式，与影响人类生活的经验相联系。作为人类我们都是凡人，由于我们迟早要面临死亡的现实，因此无论是从个人的角度而言，还是从集体文化或宗教团体的角度而言，永恒的来世问题都是紧迫的。如果推论不能成功地满足存在的需要，（我们）就会寻求不同的路径。

从宗教的视野来看，经验可以被视为一种途径——不是理解，因为从信仰的角度而言这是不可能的——而是追求，通过模仿的方式接近上帝或神性，试图超越自己有限的人之存在，进而达到一种狂喜的精神状态，使永恒变得可以触及。在一个信徒群体中，宗教仪式、祈祷、布道、礼仪等（途径）都可以侍奉这一目的。长久以来，批评者声称西方的宗教传统和实践，已然失去了（也许从未真正有过）充分满足人们超验性需求的能力。作为回应，他们转向了欧洲范围之外的方法，有时被称为“东方”，例如禅宗，或那被称为*超觉静坐*（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）的东西。[[5]](#footnote-6)

第二种非分析性的方法，则是在试图使永恒性或它的某些方面，能够被感性知觉所接受。长久以来，所有流派的艺术家都在致力于此。人们可以指点着所谓的（欧洲）中世纪的神圣绘画，指点着弗里德里希·荷尔德林或诺瓦利斯[[6]](#footnote-7)等早期浪漫主义者的诗歌猜测，指点着哥特式大教堂的建筑等等，来举例说明这一观点。然而，在各种艺术流派或模式中，音乐可以称得上特别适合去处理时间和永恒。这是因为音乐可以被视作是配置好了的、调制好了的时间。欧洲音乐传统的特点是，许多作品和音乐表演不仅涉及永恒，且还要令永恒可闻。

一个极佳的例子是所谓的“永恒的踏板点”，在许多神圣的作品中，这是一个绵长的、持续的低音部的音符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有许多其它的片段，其中有一个踏板点出现在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的经文歌 Lobe den Herrn（“*赞美主*”）中，这其中 Ewigkeit（“*永恒*”）一词就伴随着长而深沉的音符。[[7]](#footnote-8)更新近的作品是杰尔吉·利盖蒂（György Ligeti）的*永恒之光*（Lux aeterna）（1966）版本，这一曲即是对永恒之光的祈祷，其中神秘的内容被音乐形式所满足。约翰·凯奇的《ORGAN2/ASLSP》（*愈慢愈好*，1987）采用了一种激进的方法。[[8]](#footnote-9)它在哈尔伯施塔特（德国）的圣布查尔迪（St. Buchardi）教堂现场的实现，除却探索音乐中沉默的作用外，还于在场的观众中催发了对永恒的超越性体验。一些解释者认为，凯奇受到禅宗和中国早期《*易经》*的决定性影响，这些是其音乐的灵感来源。在此处，永恒是由表演在时间上的全然长度所唤起的。它始于 2001 年 9 月 5 日，而它将需要 639（！）年方能完成。最初的停顿被“演绎”为一段持续 17 个月的，彻底的音乐的沉默。在后期阶段，除却罕见的音调变化的时刻（平均而言，在前 70 年中每年不到一次），“观众”，即人类，有时间限制的听众，将被置于单调的体验中，没有可感知的开始或结束。此外，也正是管风琴，即神圣音乐的古典乐器，以及场地（中世纪的教堂），都支持着一种宗教的氛围（spiritual air）和超越的理念。

## **4 从欧洲的观点出发的总结性思考**

从欧洲（或“西方”）的角度来看，永恒的性质似乎有两个方面：被视作一个概念，它被“处理”为理论推理和科学分析的对象；以这种方式，哲学家和宇宙学家试图道出*永恒为何*。作为人类存在经验的一面，永恒已经通过仪式实践的方式来被接近，这些仪式旨在诱导其实践者的超越状态，但这之外也有艺术家、诗人、音乐家，以及其他旨在*展现永恒*的人。之前几节的重点是欧洲的视角。然而，来自各个领域的范例，包括艺术、音乐和哲学，都表明欧洲人在某些情况下，早已将他们的视野扩展到了自己智识大陆的界限之外。

1. 亚里士多德。第四册，第 10-14 章。见于：亚里士多德。《物理学》，第三和第四册。爱德华·胡斯（Edward Hussey.）译，附注释。克拉伦登出版社（Clarendon Press,），牛津，1983 年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2. 柏拉图。《蒂迈欧篇》，37c6-d7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3. 圣奥古斯丁。《忏悔录》。第十一册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4. 圣奥古斯丁。《忏悔录》。第十一册，第 28 章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
5. 梅尔顿，戈登 J（Melton, Gordon J）. 超觉静坐。见于：大不列颠线上百科全书。可访问如下网址：[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topic/Transcendental-Meditation（最后访问：2022](https://www.britannica.com/topic/Transcendental-Meditation%EF%BC%88%E6%9C%80%E5%90%8E%E8%AE%BF%E9%97%AE%EF%BC%9A2022) 年 5 月 31 日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6)
6. 诺瓦利斯（Novalis）。《花粉》（Blüthenstaub）。片段 16。见于：诺瓦利斯。《文集》。来自哈登伯格的弗里德里希（Friedrich von Hardenberg）的作品。第二卷，斯图加特 1960-1977，第 413-464 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7)
7. 请参考关于巴赫作品中踏板点和永恒的关系。马丁·盖克（Martin Geck）。约翰·塞巴斯蒂安·巴赫（Johann Sebastian Bach）：《生活与工作》。波士顿 2006, 第 427 页。 [↑](#footnote-ref-8)
8. 约翰·凯奇（John·Cage）管风琴艺术项目，哈尔伯施塔特。Organ²/ASLSP《愈慢愈好》（As Slow as Possible）和《时间的奇迹》（das Wunder der Zeit）。哈尔伯施塔特：约翰·凯奇管风琴基金会 2010。 [↑](#footnote-ref-9)